责编:张鹏禹

还拉了我一把",则是对"往日情

感"的最好总结。它让我想起《友

谊地久天长》中的那两句歌词:

"在故乡的青山上""情谊永不相

忘"。即便是在"丢失在梦中的

他"这样怅然若失的爱情悲剧中,

作者也隐晦地阐释了爱情悲剧在美

"思"融合,置于隐性表达之中,这也

许就是散文的至臻境界,所以,我特

是某种意义上的'故乡',人生不

过就是对'故乡'永远的回望。按 照德国诗人诺瓦利斯的说法,哲学

乃是一种'思乡病',只有当这种

回望代表着被种种因素掠夺了的故

乡和自然时,哲学才有获得真理的

可能。回忆之于个人, 正如历史之

于人类。文学的回望,除了哲学的

意义外,还是要从往日找到情感的

支撑,以此获得前行的力量。情感

的力量大概是所有的力量中最大、

最持久的。"这就是这本散文集的

灵魂所在,"真理性"和"审美

性"价值既是历史的回声,又是文

学当下"人性"表达的终极追求。

性,它让历史成为人的生命的一部

分。一个作家,负有不可推卸的

'记忆之职责'。记忆、文学的回忆

乃是为了对抗时间的掠夺。"是

的, 文学的记忆是为了对抗时间的

掠夺,而作者强调的"往日情

感",却是另一种哲学的思考,那

就是在时间的流逝中, 人类之

"爱"是文学所要表达的最高情感

由此,作者对文学的最高企盼

和情境。

作者还说:"回忆乃人的天

别欣赏《往日情感》一书的"后记"。 作者认为:"'往日'其实就

因此, 我认为用"往日情感" 作为书名的深意,就在于将"情"

学上的升华。

《次洛的 可

里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对"爱" 的理解与表达相当开阔,这一点可 从动植物之间隐秘的交流互动中窥 见一斑。一般而言, 雪豹是牦牛的 天敌,二者之间除了扑杀和反抗, 几乎找不到温情的可能。雪豹妈妈 咬死了小牛犊"嘎娃", 我们以为 这是自然界里再正常不过的一件 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居 然成了雪豹妈妈的一块"心病", 几经煎熬,它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 的时机,为金丝牦牛叼来一整只岩 羊——它想以此作为补偿,为失去 孩子的金丝牦牛送来它心目中的美 味。牦牛当然不会食肉,在爸爸的解 释下,次洛似乎也明白了这些动物 之间除了猎取与反抗,可能也存在 一种超越食物链层面的、与尊重生 命有关的"动物式表达"。类似的表 达同样体现在植物绿绒蒿身上一 每当夜幕降临,气温变得寒冷时, 绿绒蒿会将自己的花瓣收缩起来, 形成一个温暖的"花房",为采集 花蜜的昆虫保暖。缘何如此?次洛 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是阿妈把自己 的爱给了这片草原, 所以草原上的 动物和植物都有了这样的爱,这种

豪的可可西里。 随着"爱"的不断延展,我们 视和保护, 更需要爱的及时表达。

故事中的次洛和小牛犊都失去

型的叙事方式,以牧区孩童次洛回 家为切入点,呈现了可可西里人与 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表现可可西里 动植物生活习性与草原人民生活方

的情感基础。

式时,作家的笔墨既有民族志式的 深描,也有在场者的熟稔。在我看 来,作家的写作重心并没有停留在 向他者介绍青海高原地方性知识的 层面,而是旨在通过绿绒蒿、牦 牛、雪豹等动植物与牧民等人之间 的多重关系,探寻自然万物彼此依 存的生命关联,以及"万物相爱"

龙仁青的儿童文学《次洛的可 可西里》(青岛出版社),采用内倾

在人们的惯常认知中,可可西 里是"生命的禁区", 然而小说中 的可可西里却是"一部关于太阳的 书"。身为"作者"的太阳,在广袤的 草原上"创造"了无数个自己—— 金黄色的绿绒蒿花朵。这些美丽的 花朵将高原上鲜活的生命联系起 来,组成许多令人惊讶的生命镜 像。譬如草原上的一只小鸟,有可 能会长期"借宿"鼠兔的洞穴,而 "洞主"并不计较,"鸟鼠同穴"成 为"草原佳话"。这样的可可西 里,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爱的土 壤",有了这片缀满阳光与花朵的 土壤,生命中那些有关爱的表达显

得结实而温暖。 次洛的父母因救护一只落单的 小藏羚羊而结识, 就在两位年轻人 寻找藏羚羊群的路上,绿绒蒿成片 的花朵犹如落在草原上的小太阳, 倏然照亮了他们的爱情。于是,这 对年轻人认定,是太阳和花朵做了 自己的媒人。从此,两个人的生活 注定与草原有关,与草原上的绿绒 蒿和藏羚羊有关。这是爱的相逢, 偶然中隐藏着必然——两颗善良的 心,彼此呼应着,遇见了真爱。

作品中,次洛父母的爱情算是

一支插曲, 作家最想呈现的是一种 基于生命意义的爱, 其内涵是童真 与母爱。作品弱化了自然万物与人 之间的边界, 故而母爱这个词语可 以在人和动植物身上自如切换。譬 如,次洛家的黑牦牛"独角兽"一 度追随草原上的野牦牛远去,就在 家人以为它永远消失时,"独角 兽"在某个夜晚回来了。身体极度 虚弱的它已经无力抬头,身旁却多 了一头金黄色的小牛犊。原来"独 角兽"知道自己已无力带大孩子, 于是选择回家——只有在主人那 里, 小牛犊才能没有危险地活下 来。之后,奄奄一息的"独角兽" 把自己"施舍"给需要补充奶水的 雪豹, 残存的唯一的犄角被次洛父 亲带回家,做成了牛角奶瓶。正是 这个特别的奶瓶上母亲的气味, 陪 伴小牛犊渐渐长大,直至有一天, 小牛犊成为一头名贵的金丝牦牛, 并生下自己的孩子"嘎娃"。"嘎 娃"不幸被雪豹咬死后,金丝牦牛 又将另一头小牦牛"认领"为自己 的孩子,并以母亲的身份保护它成 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爱的传 递,如同父母将深挚的爱传递给



爱不断传递,最终成就了他引以为

也看到夹杂其中的冲突与波澜。作 家想要告诉小读者的是,"爱"的 背后,也会存在一些矛盾性因素, 这些因素不可避免,但可以将其不 利的一面降到最低程度。譬如,次 洛在回家途中, 遭受了饥饿的折磨 和乘客的嫌弃, 无奈的他下车步 行,但很快遇见了乐观的卡车司 机,尽管肚中饥饿,但卡车司机用 快乐的歌声抚慰了他难过的心情。 又如次洛的父亲得到了一辆新摩托 车, 当他兴高采烈地去骑车时, 次 洛的母亲却发生了意外,从此再也 没有回来。这里面有个细节非常精 彩——黑牦牛"独角兽"疯狂地顶 翻了次洛父亲和他的新摩托车,直 至将摩托车毁为一堆废铁。为什么 呢? 如果次洛的父亲没有被新摩托 车所吸引,善良的女主人就有可能 免遭意外。作家借用牦牛的认知, 委婉地表达出草原文明被现代文明 松动后的无奈。作家并没有刻意去 渲染它, 而是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 生命教育的维度, 让孩子们知道生 命脆弱,每时每刻都需要彼此的珍

了母亲,父亲的回答是她们去了很 远的地方。次洛将内心的疑惑转变 为"爱的守望",将成长的足迹留 在了那些身居高寒之地,却依然热 烈绽放的绿绒蒿花丛中。

(作者系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情"与"思"的灵魂港湾

丁 帆







贾梦玮作品书影

天下文章,全凭一个"情"字 了得;大千世界,无非用一"思" 字看取人生。前者是指优秀的文学 艺术怎样选择题材,怎样运用情 感,这是要依靠作者的灵性来解决 的难题;而"思"的表达,则取决 于一个作家的阅历、生活经验和学 识,以及价值观的高度,作家要将 其有机地融入作品。二者是文学创 作,尤其是广义的非虚构散文创作 中一组充满矛盾的悖论。如何解决 这组矛盾, 也正是贾梦玮几十年来 孜孜不倦探索与追求的。从《红颜 挽歌》到《往日情感》,近30年 来,他盘桓纠结在这样的艺术抒写 当中,终于有了一种清醒的认知, 让自己的散文有了属于"自我"和 "存在"的特质。

1999年,我和贾梦玮一起去 北京参加了李元洛、周实先生在岳 麓出版社主办的"长河随笔丛书" 出版发行仪式。一晃20多年过去 了,如今看到贾梦玮的新著《往日 情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阅读 过后,十分惊喜。一眼看出,他的散 文文字更老到了,艺术更成熟了,其 深邃的人文哲思内涵更令人击节。

如今,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修订版《红颜》,去掉了"挽歌" 二字,便可见作者价值观的一种重 新定位。几十年过去了,中国文坛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名的修 改说明作者在这近30年的编辑生 涯中,阅文无数,阅人无数,修炼 出一种更深邃的思想表达方法,更 具艺术的穿透力和多义性。正如作 者所言,"我不只为她唱'挽歌', 也是为了我自己"。为自己也正是

王族曾创作大量反映新疆自然生

态和边防军人日常生活的散文,他擅

于捕捉细节,从微观层面切入生活现

场,体察鲜活的经验和生命的温度。

他的散文有对高原艰苦孤寂生活的长

期守望,有对边防军人内心的真切共

鸣,有关于情感和精神的本质探寻。

在入选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长篇小说《零

公里》(长江文艺出版社)中,王族

以诗性的语言、散文化的叙事手法,

呈现出极端自然环境下高原军人特有

的生存状态,记录下一系列独特而震

撼的戍边故事, 塑造了一组汽车兵英

雄群像,为"昆仑卫士"的精神丰碑

妙的比喻,回望神奇、充盈着原始自

然伟力的青藏高原,探寻边防军人艰

苦且陌生化的生活和情感状态,从而 构建起专属于高原军人的心灵世界和

内在经验。这些内在经验关乎军人的

日常生活、心理空间、身体感受、情

感结构、命运遭际, 氤氲着烟火气

息,饱含真实日常的粗粝毛刺,动人

却不耽于煽情。曾经年轻、青涩的面

孔或许会随时间推移逐渐模糊,但那

《零公里》通过准确的细节、精

刻录下温情的注脚。

贾梦玮哲思的深化——不仅仅是当 年对女性的"同情和怜悯", 更重 要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突破 女性的视域, 在回看"自我""本 我"中,寻觅共同人性的"存在"。

当年,我曾在《红颜挽歌》书 序中说:"这是一个由理性到感性 的发展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作者思想深邃的一面;同时,我们 亦可看出作者在艺术上尚不够圆熟 的一面。但我以为,凭着他的灵性 和感悟,一定会在散文创作领域内 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的。"果 不其然,近30年的人世沧桑,让 作者更参透了人生的况味,俯瞰着 这熙熙攘攘的世界,将"情"和 "思"融合为散文创作的精髓。这 是《往日情感》更上层楼的标志性 艺术结晶。

毫无疑问,《往日情感》使用 的是情感与理性交叉和交织的两套 笔墨,在纷繁日常的现实世界中, 人与物的风景描写中, 充满着人性 审美的篇什。开首一篇《地铁上也 有生离死别》将一幅幅现实世界的 画面,镶嵌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钩沉 和沉思画境中,作者在展现画面的 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跳出哲思箴 言。作品由"情"上升到"思"的 飞跃过程,和一般传统散文中"夹 叙夹议"的手法不同,它引领读者 走向更高的哲学思考境界。正如作 者所言,"地铁成为一个独特的场 域""地铁不仅助我每天上下班, 也让我通过另外一扇窗口看人,看 人生——人在地铁,人生免不了是 另一种状态,别一样的心情……地 铁上有'境'。拥挤不堪的地铁车

厢,也有美好的'境'"。在这 里, 地铁不仅是艺术性描写的场 域,还是作者抒发情感和哲思的表 达场域。地铁每天吞吐着熙熙攘攘 的人群,同时也吞吐着千千万万不 同的人生悲喜剧,在人间和人生的 "十字街头",作者纵横捭阖,甚至 调动了许多艺术手段——电影、音 乐、绘画,组接成现实与历史并存 的审美长镜头, 使作品具备了一种 "大散文"的艺术和思想容量。

当然,最打动读者的抒情描 写,是击中人性深处最柔软的那种 "往日情感"。那些篇章让我泪流不 止。《摇篮》那种母亲站在泛黄历 史镜头下的心灵悲剧显影,是带着 自己母亲心灵创痛的泣血之作, "摇篮绳断"对于那些失去父母的 孩子来说,是一辈子几代人的痛 苦,"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和极罪 之一"。"情"与"思"的高度融 合,充满着人性审美的慨叹。

把"往日情感"的"往日"视 为"故乡",则是一种奇妙的哲思 遐想,在记忆的历史年轮中,发现 "自我"与"存在"的意义,这使 贾梦玮的散文具有了较高的哲学意 蕴。在《往日情感》里,无论是 "两小有猜"的童年记忆,还是 "男儿有泪"的朦胧早恋,都是真 实有趣、纯洁无邪的隐秘故事抒 写,即便在"失去"中,少儿时期 的我对流浪狗的本能怜爱, 亦是人 性向善的歌哭。这里鲜有议论,但 并不是没有哲思的表达——如果说 "两小有猜"最后一段是对"两小 无猜"爱情的放下和释然,那么, 在"男儿有泪"中,最后一句"他

就是人类的大爱永不消逝。"往日 情感"是沉淀,一种沉默——散文 的全部隐喻性就停留在这样的哲思 境界中。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时间 是不可逆的物质运动, 而正是文学 的表现,将时间变成了可逆的"往 日情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 部散文集让我对贾梦玮才情和思想 的升腾表示感佩。

但愿我们的文学,无论是虚构 还是非虚构作品, 永远保持着不能 泯灭的人性——这是作品"情"与 "思"的灵魂港湾。

(作者系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

深描边疆卫士的精神世界

-评王族长篇小说《零公里》

傅逸尘

些厚重温暖的军旅内在经验,依然顽 强地保留着它本原的面目和质地。

《零公里》没有采用较为常见的 线性叙事结构, 而是具有显明的散文 化特点。小说由一系列片段性故事连 缀而成,以"昆仑卫士"荣誉称号的 评选为核心线索, 串联起青藏高原汽 车兵"上山、下山"的日常生活。捷 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认为, 小说是运 用虚构的角色所写出的长篇综合性散 文……小说具有综合的力量,就像复 调音乐,能把一切结合成为统一的整 体。《零公里》篇章间彼此独立,但 却有内在的情感和精神线索勾连,一 组有血有肉、有情有爱、有声有色的 军人群像共同凝结为"昆仑卫士"这

一大写的精神主体。 《零公里》通过聚焦个体军人命 运,书写高原汽车兵与恶劣自然环境 和艰苦生存条件抗争搏斗的故事,描 摹单纯的军旅生活背后,人物的家庭 境遇和情感状态。在这条运输线上, 汽车营的官兵们要面对暴雪突至、风 沙侵袭、高原缺氧、身体患病、情感 缺失、心灵重压等考验, 而远隔千里 的家人更时时让他们牵肠挂肚。副连 长肖凡时隔三年回家探亲,然而无论 他和妻子林兰兰怎样努力, 女儿仍然 叫他叔叔。田一禾与马静在通信中确 立了恋爱关系,但一直没有见面,待 马静从兰州来新疆看望男友,得到的 却是田一禾已经牺牲的消息。她说:

"我们谈了一场恋爱,连面对面看对

方一眼也没有,连手也没有拉过一 次。"为了实现爷爷的心愿,也为了 接续那支驳壳枪所承载的精神血脉, 年轻的战士于公社因公殉职, 这则如 梦似幻的故事串联起祖孙三代人的戍 边情怀。这些真实甚至有着人物原型 的故事, 凸显的是高原军人生存的艰 苦、奉献的崇高。

除了完成肩负的使命任务外,小 说还呈现了高原军人对生命尊严和意 义的执拗守护。战士邓东兴近乎偏执 地要在不见绿色的多尔玛栽活三棵 树,然而他悉心守护的"绿色神话" 却被一场无情的暴风雪摧毁。那些寄 托着汽车兵特殊情感的军用卡车,在 高原上、达坂下、营房里, 如亘古般 久远,却又静默无言。"有一辆车在 山上跑了20多天,下山后停在院子 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轰的一声散 成了一堆铁。驾驶员向连长报告:连 长,我的车'累死了'!"这一声报告 连同那轰的一声,振聋发聩。在汽车 营老兵面临转业时,卡车发出的那一 声声笛鸣,实际是老兵们内心声音的 传达。

王族在《零公里》中,经由大量 心理、幻觉以及梦境描写,深度探寻 军人的内心世界,极大拓展了作品的 内涵, 也为作家提供了感受、发现高 原军旅内在经验的别样视角。小说中 反复出现的库地达坂、多尔玛、三十 里营房等是普通人无从想象、一辈子 也难以抵达的地方。在这些独异的空

间里,小说中的人物在与动物、植 物、山水、气候等自然物象的对话 中,始终保持着孤独。他们经常是一 个人行动,独自面对已知的困厄和未 知的风险,甚至是替战友承担风险, 用自己的死换战友的生。这样的行为 逻辑暗合昆仑山的象征意义。

书名"零公里"便是对昆仑山象 征意义的指认与强化。"一上山、一 下山就是一年"的时空对位,隐喻着 空间对时间的置换。昆仑山的根系在 军人身上到处扎,扎下的是病痛隐 疾,是融入血脉的精神传承。最终, "昆仑卫士"荣誉称号授予了在昆仑 山扎根最深的汽车营集体以及"托体 同山阿"的五名烈士。他们的肉体没 有陨灭,而是以"昆仑卫士"的精神 形态和昆仑山融为一体。小说结尾 处, 李小兵转业后留在叶城, 继续从 "零公里"出发维护新藏公路,清晰 标示出空间的延伸以及附着在这重空 间之上的历史延传。

王族试图发现并探寻那些湮没在 历史进程中的鲜活动人的故事和元气 淋漓的生命,进而揭示出高原军人赖 以存在和延续的精神传统。田一禾、 李小兵、李大军、李彭程、丁山东、 卞成刚、于公社……作家对这些人物 的想象和塑造,最终聚拢起来的不仅 是单一人物的形象,更凝聚起一种厚 重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专属 于纯粹、质朴而又激情燃烧的年代, 带有英雄主义的独特质感和光泽。高 原军人身上那种深沉、执拗、果决的 素质,具有一种难以言明但却迷人的 特质。作家以感同身受的情感契合和 精神共鸣抵近戍边军人个体生命的 "存在之境",彰显出极端境遇中意 志、信念和精神传承的力量

(作者系辽宁省作协特聘签约 作家)

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发布报告——

网络文学类型创新引领潮流

副教授)

本报电 (魏小雯) 2024年, 网络文学在创作、传播及IP转化等 方面不断突破,展现出多元化创新 与产业化升级的强大动力。近日,由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指导、扬子 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主办的"融媒 体大众化文学精品:2024年度网络 文学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会上发 布了《融媒体大众化文学精品:扬子 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 2024年网络 文学观察》报告,对过去一年的网络 文学发展新趋势进行深度解析。

报告指出,2024年,网络文 学原创内容迭代升级,类型创新进 一步"破圈","数据库"化趋势愈 加明显。以《十日终焉》等"规则 怪谈+无限流"类型的作品为代 表,越来越多网络作家探索整合多 种元素,突破传统类型框架,创造

更具吸引力的内容。 同时,"国潮"写作在2024年

成为热点,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将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时空结合,进 行当代风格转化。例如, 网络小说 《我不是戏神》融合了传统民俗、 戏曲等国风元素,体现了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创新表达。

2024年,网络文学 IP 转化持 续活跃,涵盖影视、动画、有声剧 和游戏等多个领域, 跨界融合为作 品带来新的表现空间,推动行业深 度转型。其中,"短剧化"成为网 络文学 IP 转化的发力点,动漫改 编取得良好市场反响,"AI+IP' 颇具亮点。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翻译 水平,助力网络文学对外传播,阅 文集团海外门户起点国际上线了数 千部中国网络文学多语种翻译作 品。随着更多IP成果走向海外, 中国网络文学愈发成为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璀璨名片,架起一座 全球文化交流的桥梁。

